



飞拍夕阳西下  
◎ 冯周鼎

## 我在云朵里搜寻你的影子

◎钟华

正午，阳光如炬，万里湛蓝  
一片片洁白无瑕的云朵  
像气球，像棉花，像羔羊  
像你田地里被高温褪去绿色  
的作物  
像你晾晒在院坝竹竿上的棉  
絮和被单  
每一朵都端坐半空，与我  
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  
  
记得你说过，你喜欢云朵

它能让你看到秋天丰收的景象  
它能让你在劳作之余  
憧憬从未走到过的远方  
它甚至还能被看作你喜欢的  
碎花衣裳  
你曾经穿着它  
在集市上买回我爱吃的水果  
糖  
当你开心地剥开门前树上摘  
来的蜜柚  
瞬间飘散出来的

紫琅诗会

是一缕缕像云朵一样诱人的  
清香  
这清香混合着你衣服上浸润  
的太阳味道  
  
我睁大眼睛，四处搜寻你的  
影子：  
母亲，你在哪里  
墨镜试图挡住我的视线  
被墨镜过滤后的光影  
在我心里，更加澄澈无比

## 忆“615”

◎沙晨

2006年夏天，在海事学院的第三年调整了宿舍。从北楼一楼103八人宿舍，调整到了最西楼的顶楼615四人间宿舍。我也迎来了接下来亲密无间，共处三年的两名室友。为啥四人间就住三人？我们电子商务042502班就三个男生，男女比例达到1:10。

先介绍下我的两个奇葩室友，第一个叫刘×，南京人，个头不高，发型用南京话说叫“摇摆”。两条腿纤细修长，一张脸椭圆散发着油光，看起来活像一根棒棒糖。另一个叫沈××，据说老家是湖北的，经常喜欢摆造型耍帅，我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“造型男”。

刘×是南京本地人，本地人上我们这个五年制大专学校足见成绩不咋的。他爱吹牛，浑身散发着不靠谱的气质。他每逢周五放学后就回家，周日下午再赶回学校。听刘×说，他们一家信耶稣，每逢周六都要去教会做礼拜。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不会说脏话，不会打架斗殴，不到年龄不谈恋爱，更不会有婚前性行为。刘×随身带着圣经，真像神职工作者。直到有一天我们翻他的圣经，从里头掉了足足有六七根香烟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圣经的用途是做香烟盒，怕被他家人发现而已。至于恋爱问题，毕业了才知道，他暗恋同班一个女孩整整五年，直到最后他作为伴郎亲眼看见新郎娶了他的女神。

另一朵奇葩沈××据他自己

所说他是捡来的，从小没怎么得到父母的关爱。三年里他的父母从没来看过他，他与父母的沟通也仅仅局限于每月要600元生活费的那几个电话。寒假暑假，他好像也很少回家，都会留在学校所在的东山镇打工。“造型男”没别的爱好，网络游戏是他的全部，里面有“妹妹”“老婆”、有他追求的世界。

这三年里，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晨跑上学，富时一起旷课上网玩魔兽世界，穷时一起吃一块钱一袋的干脆面。也曾一起作弊被老师发现，在国旗下罚站一下午，更曾打赌一起追一个女孩。

615宿舍每周四晚上要开个“卧谈会”。所谓“卧谈会”就是躺在宿舍床上，跷着二郎腿开会，其中一人要对另外两人在本周内做的某些事情进行严肃批评，同时被批评者不许还嘴，若还嘴就要负责下一周的全员伙食或网费。我们的感情也从这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中越来越亲密无间。

2007年某个周六晚上，宿舍里只有我和“造型男”两个人。确实是疏忽大意了，宿舍门忘了反锁。大概凌晨三点多，有个小偷摸进了宿舍，估计是看上了我那时才买的笔记本电脑。那是个大夏天，我睡得不深，被惊醒后连忙跳下床，从后面抱住小偷大喊：“阿造，有贼，上！”“造型男”惊醒后从床上飞下，我俩对小偷进行了一顿五分钟的狂殴。后来，小

偷连连求饶，我们打开灯，才发现是下一届航海系的一个小混混。当时学校的风气确实不敢恭维，经常有人做“三只手”满足自己可耻的开销。经过我和“造型男”的一顿思想教育，看着他被我们揍得鼻青脸肿的也着实可怜，我们让他写了个保证书后就放他走了。谁知十分钟后小混混就带着七八个混混团来复仇了，把我和沈××按在地上打了一顿。当晚，我们被请到了派出所说明情况，后来这帮小混混都被开除了。

快要毕业了，615的三个男孩不知怎的也突然一下子懂事了。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模拟网站大赛，我们分工明确，我擅文，所有文字工作我来搞定；沈××擅长理科，负责网站的搭建；刘×擅长经营维护，负责所有的宣传拉票工作。忙碌了一个月，我们做的模拟网站拿了全校第一名。一时之间我们成了系里的三大才子。奖金400元，我们还请班里几个女同学在学校食堂吃了一顿庆功宴。

2009年夏天，毕业了。一晃十五年过去了，我回到家乡发展。刘×还在南京，捧着他的圣经每周做礼拜，还是一个人，真心希望他早点找到自己的归宿。“造型男”没回家，留在南京，自己租房、找工作，前几年娶了一个启东姑娘，成了我们南通女婿。我只要有出差南京，都会和他们聚一聚，还在当年常吃的“小四川”，感叹一句：人无青春枉少年！

岁月流金

（一）

狗尾草的秋天

◎低眉

玉兰一瓣

秋天刚生完了孩子，变得很安宁。那酷热的神兽，已从撕裂的疼痛进入了初生的安眠，一下便岁月静好起来。天那么高，气那么爽。炎夏里沉闷的低气压全都被风吹走了。人间一下子就变得明澈，空旷。人心也灵动起来，不再有压迫感。到处都是秋天的安宁味道，就连声音也是安宁的。不信你就听，大街上远远的汽车声音传到高高的楼上，有一种海浪拍打岩石的意思。爽朗，诗性。没了炎热黑色调的威压，驿动的声音也变得静寂。也许是因通感？温度的感觉也联动着听觉。

天空的蓝像琉璃一样，让人想哭。云一小瓦一小瓦的，卧在这琉璃的蓝上，白得像绵羊。无辜，楚楚可怜。黄色菜花，灿在树枝头，灿在人家的窗户外头，风来，缓缓摇动，花瓣落下簌簌的。桂花的香味溜达出来，往人鼻孔钻。一闻，就被击倒了。被桂花俘虏啦。秋天向人间释放多巴胺，人在脑袋里放烟花。满脑袋烟花地走在秋天的底下，真是人间值得啊。

路边的木槿花开了。张开的花心里，透出鹅黄花蕊，一看就很治愈。因为木槿花对人没有防备。和木槿花一样，对人毫无防备的还有木芙蓉。坦然地张开花心，面对天下。这不治愈还要咋治愈？它们全然信任你。就连太宰治笔下的叶藏都曾被良子治愈过。因为良子拥有纯然无瑕的信任之心，因为良子的心像木槿花和木芙蓉一样，对全天下敞开而不关闭。

因为太宰治的《人间失格》，我知道了很多不幸的人，生来就是不幸的。就像季节，生来有秋也有冬。接受了秋，也要接受冬。也许忍受了冬的肃杀凌厉，秋的安宁与丰硕便会自然降临。

我们为什么要读《人间失格》这样的书？我也不知道。不幸的太宰治，你生来便是冬的那一部分，我也接受，替你疼痛。

秋天是读书的季节。设一桌一几一榻，面对窗外，天光和灵感一起涌来。

大月亮会在秋天降临人间，奏响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辉映与共鸣。月色在人间漫漶。这世上所有的水，都听从月亮的律令。大月亮照彻的夜晚，水色与月色在微妙的夜色中演奏月华如水。这是类似神仙意境了。何等的清澈与涌动，纯净与廓然。诗在夜晚流动，到处都是诗。有时诗就是月色，月色铺满大地，大地上全是诗。大部分事物和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有遗憾的，不完美太多了。然而我想，设若在大月亮的晚上，面对一湖水，抑或在竹林边的石凳上坐下，对着月亮举杯，邀一盅，饮下。至少这个夜晚是圆满的了。有了这一夜的圆满来打底，之后的那些破碎与晦暗也都是能挨过去的了。

在秋天神气的，还有狗尾巴草。大月亮的夜晚过去没几天，路边的狗尾巴草越来越精神。垂着弹性十足的头，秋风中交颈而晃。东风东倒，西风西倒。都是顺着风的，把枝叶顺得极有意境。狗尾巴草的籽在风中发出的声音也很治愈。草籽和草籽摩擦，发出簌簌的声响，极有生命力。

“草在结它的种子

风在摇它的叶子

我们站着，不说话

就十分美好”

顾城写的这句诗，是真的美。